

曲艺小丛书

今昔天桥

高德明 陈涌泉等著

曲艺月刊编辑部编



曲艺小丛书
今昔“天桥”

高德明等著

曲艺月刊编辑部编

北京宝文堂书店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相聲《今昔天橋》數來寶《青海好》和快板《新學員》。

北京天橋是全国知名的游藝場所，是过去北京曲藝的集中地，解放前后的天橋已有天淵之別，相聲《今昔天橋》就生动地描写了这裏的变化。

數來寶《青海好》用风趣的笔法，描繪了青海省的富饒、美丽。

快板《新學員》写局长親自下爐劳动的一段小插曲。可作快板，也可作山东快書小段演唱。

今 昔 天 橋

*

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統一書号：10070·522 字数23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 ⁷/₁₆

1960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60,001—15,000册

定价(7)0.15元

編輯說明

曲艺是文艺战线上的尖兵，它的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现实，深入群众，以說唱的形式，起着教育群众、鼓舞群众的作用。建国十年以来，在党的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方针指导之下，曲艺更得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。现在全国有二百六十多个曲种，五万以上的曲艺职业艺人，数以万计的曲艺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。他们写出了不少被艺人广泛演唱，为群众热烈喜爱的优秀作品。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时代中，这些作品更能随时随地作为号角，而推动人们向前迈进的。

为了更密切地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和生产任务，《曲艺月刊》编辑部从1960年开始，将《曲艺月刊》及各地文艺刊物发表的优秀曲艺作品加以精选，按季度分册编辑出版成套的《曲艺小丛书》。每册包括两篇作品，约二万字左右。

第一套《曲艺小丛书》共计十本。这套丛书以歌颂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的作品为主，紧密地配合了当前的反右倾、鼓干劲、增加生产、厉行节约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斗争；同时，在出版时，正值春节期

間，也注意了提供广大群众文艺活动的材料，以便活跃他们的文化生活。

由于我們人力有限，編选時間仓促，尙希曲艺界及讀者們多加指教。同时也請求曲艺界、各文艺报刊及曲艺爱好者們，大力支持我們的編选工作，共同把这个丛书編好。

《曲艺》編輯部

1959年12月

目 次

今昔“天桥”（相声）…………… 高德明 陳涌泉等（1）

青海好（数来宝）…………… 刘学智 徐乾学 刘洪滨（19）

新学员（快板）…………… 儲亚夫（36）

今昔“天橋”

(相 声)

高德明 譚伯如 王世臣 趙連升 湯金城
孫寶才 王文祿 趙玉貴 陳涌泉 集體創作
陳涌泉 執筆

甲 作一个相声演員很不容易。

乙 怎么？

甲 起码你得精通說、学、逗、唱四門技术才行。

乙 噢。

甲 还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。

乙 得有學問。

甲 还得有理論的修养。

乙 得能分析、批判。

甲 得有舞台的經驗。社会常識还得丰富。

乙 真不简单。

甲 相声演員在新社会称为是文艺工作者、人类灵魂工
程师。

乙 艺人地位提高啦！

甲 到处都受尊重。这要跟旧社会一比真有天渊之别。

乙 在旧社会哪？

甲 有的人管我们叫“耍贫咀的”、“臭说相声的”，其实我们那一点儿臭哇？

乙 这就是轻视艺人。

甲 那些资产阶级又给我们起了个名字，我们听着就别扭。

乙 叫什么呀？

甲 管我们叫“玩艺儿”。

乙 玩艺儿？！

甲 他们家里要是办事儿，叫底下人“去，把玩艺儿找来！”我们挺大的人“玩艺儿”！

乙 真不象话。

甲 他们要是叫我们，除了叫名字以外，还得加一点儿零碎儿。

乙 加什么零碎儿呀？

甲 比方说他想听那个演员，他就说啦，“去把×××那个小子给我叫来！”我都四十多啦他叫小子。

乙 更不象话啦！

甲 等把我们找了去，这段儿说不好，就得挨骂，说好了也得挨骂。

乙 要说不好——

甲 “这他妈的，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，来呀，把他撵出去！”

乙 怎么說好了也挨罵呀？

甲 这段儿把他說乐了，他一高兴，“×××这段儿說的真有意思，哈哈真他媽的”你瞧，我們招你啦？

乙 純粹不拿艺人当人看。

甲 那时候他們还把艺人分为上下等。

乙 什么叫上等演員哪？

甲 就是在园子里演的演員，是直接为他們服务的，他們自称是上等人，所以杂耍园子門口儿都写着“高尚杂耍”。

乙 什么叫下等演員哪？

甲 过去象我們他們就管我們叫“下等演員”。

乙 为什么哪？

甲 象我吧，从小儿就在天桥儿地上說相声，主要为劳苦大众服务，可是资产阶级管劳动人民叫下等人，我們为劳动人民服务，所以也是下等演員。我們有时候也在园子上一两回，他們就說啦，“怎么把天桥儿的弄到这儿来啦？这玩艺儿难登大雅之堂啊！”

乙 唉，甭管他們怎么說，在天桥咱們艺人还能掙碗飯吃。

甲 事实不是那样儿，天桥的錢才难掙哪！

乙 怎么？

甲 张开日本时期說吧，我們說完了相声要錢，你就得张开了眼睛，你得看穿著打扮。

乙 干嗎呀？

甲 穿西服帶眼鏡兒的不敢要。

乙 怎麼不敢要？

甲 日本憲兵隊的翻譯。穿便衣兒西服褲子的不敢要。

乙 這是哪兒的？

甲 特務科的。穿灰大褂兒長袖子，聞鼻煙兒的不敢要。

乙 哪兒的？

甲 偵緝隊。穿大褂兒黃褲子的不敢要。

乙 哪兒的？

甲 警察便衣兒。歪帶着帽子，小褂兒一大溜鈕釦兒的不敢要。

乙 哪兒的？

甲 地痞流氓。總而言之，一句話，凡是穿衣裳的我們就不敢要。

乙 那你哪兒要去呀？

甲 那就上澡堂子去吧！

乙 沒聽說過。這跟現在一比差遠啦。

甲 你還甭說現在，就拿解放後群眾經過了學習覺悟都提高啦，你甭說不給錢你打算投機取巧都不行。有一回我們剛說完一段兒剛要要錢，有一位站起來轉身兒就要溜，還沒擠出去哪，旁邊兒那位就給揪住啦，“同志，你還沒給錢哪！”“誰說沒給呀？我給完啦。”

乙 这段儿的？

甲 刚才那段儿的。

乙 这不是废话吗？

甲 他说什么也不给，可引起大伙儿公愤来啦，把这位给送到派出所啦，经过了民警的教育这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并且表示今后决不这样投机取巧啦，“那好吧你可以走啦。”这位出了派出所直接就又上相声场子来啦。

乙 又白听来啦？

甲 刚受完教育那儿还能白听啊！

乙 那他上这儿干嘛来啦？

甲 他给我们送钱来啦。

乙 噢，送钱来啦！真是新社会教育人啊！

甲 这还是在解放初期。

乙 现在哪？

甲 跟那会儿大不同啦。那天我在天桥儿遇见这么一件事——

乙 您说说。

甲 有一位在相声场子听了几段相声，出来以后算完账也没看，拿起钱来就走啦，不大工夫这位又回来啦，跟收钱的说“同志，你找给我的钱不对……”

乙 一定是少找给人家钱啦！

甲 算账的也这么想，他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少找了您多少钱？没关系，我给您找补。”这位一乐“你没

少找我錢，你把三块的当两块的找給我啦。我把这一块錢給你送來了。”

乙 嘿，这在旧社会是不可能的事。在旧社会你們的收入怎么样啊？

甲 別提了。那会儿我們常說，在天桥儿掙的是泥錢儿、紙錢儿。

乙 这話怎么講啊？

甲 因为过去天桥儿那个地方是“无风三尺土，下雨一街泥。”所以我們的收入是“颳风減半，下雨全无”。

乙 什么叫颳风減半？

甲 一颳风人就少啦，如同把錢都給颳跑啦。这不是跟紙錢儿一样嗎。

乙 下雨全无哪？

甲 一下雨，就沒有人啦，如同把錢都給淋化啦。这不是跟泥錢儿一样嗎？

乙 我記得你們那会儿不是有棚嗎？

甲 到是有棚，我們掙的錢还不够給棚奔的哪！

乙 那棚不是你們的呀？

甲 我們哪儿做的起呀，那都是地主儿的。連板凳帶棚和場子全是他的。我們掙下錢来得給他下販。

乙 噢，要錢哪！

甲 可不是嗎。有三七販，有四六販，还有对半儿販的。

乙 好家伙。

甲 就我們那个棚，不怎么样，还四六賬哪！

乙 这么一說一定不錯啦！

甲 不錯什么呀，就跟唱戏的穿的那件富貴衣一样，都是一块儿一块儿拼的，有金豹儿的、有五燕儿的、有天官儿的、有炮車儿的、还有鐘楼儿的……

乙 噢，都是面口袋拼的呀！

甲 上边还有不少补釘哪，什么顏色的都有、什么东西都有。

乙 都有什么呀？

甲 有破布、麻包、包袱皮儿、油布、破汗褸儿、破褲叉儿，就連小孩儿的尿布、尿褲子、臊垫子屁股帘儿都给补上啦。

乙 真熱鬧。

甲 別看有个棚，是不遮风不挡雨。

乙 好天儿遮遮太阳也是好的呀。

甲 好天儿太阳一晒更罪孽啦！

乙 怎么？

甲 上边儿的尿布、尿褲子、臊垫子叫太阳一晒，又騷、又臭，直犯味儿，把观众全給燻跑啦！

乙 真够受的。

甲 您再看現在，不但艺人吃饱了、穿暖了，1956年党和政府为了改善天桥儿的演出条件，拿出很多錢来給杂耍儿場子修的大罩棚，甭管是颶风、是下雨都不

怕啦。在修的时候演員沒地方演出，生活都由政府負責。

乙 政府对艺人的照顧真是无微不至。

甲 过去的反动政府不但不管你，本地面儿还勒索你。

乙 誰呀？

甲 本地面儿的警察，他也不管你买卖好不好，你这两天刚挣点儿錢，他来了，往你这儿一坐，你赶紧就得給他拿烟倒茶，好好儿的招待。“听说你这些日子不错呀！”“不错什么呀，就仗着您照应，托您的洪福吧。您有事嗎？”“有点儿小事儿，不大！”“您說吧。”“我刚才买了点儿东西，錢不够啦，你手底下方便嗎？”

乙 这是要錢儿呀！

甲 你馬上还得满脸儿陪笑，“方便、方便，用多少您說吧。”“多了我也用不着，先給我拿两万吧。”

乙 两万、两万的？

甲 这是日本侵略时期，我們一家子的两天生活沒啦！

乙 你不会不借嗎？

甲 那你就甭打算在天桥儿吃啦。

乙 怎么？

甲 有一次正赶上那陣儿买卖不好，他又来啦。

乙 干嗎来啦？

甲 又要錢儿来啦。我說“实在对不起您，我这几天买卖不好，淨鬧了天儿啦，家里孩子大人又有病，过

几天我再孝敬您吧。”

乙 还得央告他。

甲 他当时把眼睛一瞪：“有就有、没有就没有，你背什么苦穷儿呀。告诉你，我还不用啦！”一转身就走啦。

乙 这暴火儿啦。

甲 可不是嘛，没多大工夫儿就回来啦，“×××你这个场子在这儿不行啊！”

乙 怎么啦？

甲 妨碍交通！

乙 这是成心找碴儿。

甲 你就得跟他说好的：“得啦，老爷，您高高手儿吧，我们一家子就指着这块地吃饭，您不叫我在这一儿说，我上哪儿说去呀？”“怎么没地方啊，二道坛门那儿多宽绰哇？”“不成，那儿没有人儿，我给谁说呀？”“谁说没人儿呀？要赶上枪毙人的时候人多着哪！”

乙 那象话吗！

甲 再看现在的人民警察，真是人民的勤务员。

乙 从解放到现在，给人民办了多少好事呀！

甲 就拿今年的雨季，只要一下雨，派出所由所长起全体出动，昼夜不停的检查危险房屋。发现有危险的房屋赶紧进去把老年人抬出来，把小孩儿抱出来，安置到安全的地方。

乙 对人民真負責！

甲 就今年这么大的雨水，天桥儿一带就沒发生一起死亡事故。

乙 真不简单。

甲 我們在日本統治时期，盼望着胜利，好容易日本投降啦，国民党一来比日本还坏。

乙 怎么？

甲 国民党軍隊腰里掖着一杆枪，到哪儿都白吃、白喝、白拿、白听相声。一要錢还冲你翻白眼儿。

乙 凭什么那么橫啊？

甲 你要一問他，他一张咀就是，“老子抗战八年，到哪里也不花錢的！”

乙 就这理由呀？

甲 他們也不論多大岁数，还都这么說。有一个小孩子才十几岁也这么說（小孩說話的語音）“老子抗战八年，到哪里也不花錢的！”

乙 好，还帶着奶音儿那！

甲 有一回我問他，“您今年高寿？”“十六岁。”

乙 十六岁就抗战八年？

甲 后来我一打听才明白，赶情他們家里沒有床，他在炕上站了八年。

乙 这就这么橫啊？

甲 这还是好的哪，要是国民党的伤兵，更惹不起啦！

乙 怎么？

甲 他們一來我們就甭說啦，把听相声的人都擱开，把桌子拼到一块儿……

乙 干嗎呀？

甲 要錢。什么推牌九、擲色子、压宝、打扑克，你要跟他們要錢，你輸了沒事儿，你要是贏了你也拿不了走。

乙 怎么拿不了走哇？

甲 跟你打群架，过来就搶錢，然后大伙儿一齐上手儿打你一个人儿。

乙 这要挨頓打多冤哪。

甲 不单要錢的能挨打，有时候站那儿瞧熱鬧儿的也能挨頓揍。

乙 还有打瞧熱鬧儿的？

甲 你往那儿一站，他过来就掏你的皮包，你干嗎？

乙 我当然不干啦。

甲 你一伸手就把他腕子給攥住了，“唉，你干嘛掏我皮包哇？”只要你一嚷，这就过来一帮伤兵，叮咣就揍你一頓。你赶紧就嚷：“别打，我是丢东西的！”“噢，你是丢东西的呀！我們还以为你是偷东西的哪！”

乙 那象話嗎？

甲 “你赶紧追去吧！”哪儿追去呀，早沒影儿啦！

乙 多倒霉。

甲 最倒霉的还是我，他們連要錢带打架把我們的买卖